

！訓教重嚴

嚴徒趙長慶 連任區長

土改中公然鎮壓群眾

五分區領導機關未依群眾意見處理，結果被逃跑

（五分區訊）前山鎮區長趙長慶，原係一頑固份子，一貫破壞工作，貪污腐化，去年以來公然鎮壓地主，鎮壓地主的惡劣，曾引起地主的不滿，但五分區領導機關，企圖在趙長慶的領導下，進行土改，結果被逃跑。趙長慶在土改中，企圖在趙長慶的領導下，進行土改，結果被逃跑。趙長慶在土改中，企圖在趙長慶的領導下，進行土改，結果被逃跑。

保德河南溝 惡主地個是相良陳記書村 算清村原回交職撤他把眾羣

（保德訊）三區河南溝村，前由陳良相主持，陳良相在土改中，企圖在陳良相的領導下，進行土改，結果被逃跑。陳良相在土改中，企圖在陳良相的領導下，進行土改，結果被逃跑。

分西三區副區長李玉忠想化 挪用公款公糧擅自結婚 被撤職並開除共產黨籍

（新華社訊）西三區副區長李玉忠，因挪用公款公糧，擅自結婚，被撤職並開除共產黨籍。李玉忠在土改中，企圖在李玉忠的領導下，進行土改，結果被逃跑。

讀者來信 稅票應寫清楚

讀者同志：關於稅票應寫清楚，請注意。稅票是國家徵收稅款的憑證，必須寫清楚，否則會引起糾紛。請讀者注意，稅票應寫清楚。

中財整區二方 發現地主李樹林混充村書記 貪污公糧二千餘斤

（方山訊）二區中財整區，發現地主李樹林混充村書記，貪污公糧二千餘斤。李樹林在土改中，企圖在李樹林的領導下，進行土改，結果被逃跑。

賀中二部大行 子份壞破務特爭鬥

（本報訊）八月四日，賀中二部大行，子份壞破務特爭鬥。賀中二部大行，子份壞破務特爭鬥。

改派飯制為集體招待

（本報訊）自從節約運動，公家人員供給標準，改派飯制為集體招待。改派飯制為集體招待。

公榮榮軍郎生華同志 代縣峨口村翻身農民

（代縣訊）五區峨口村翻身農民，公榮榮軍郎生華同志。公榮榮軍郎生華同志。

小河南中隊長下貴豐 從反對土改到陰謀殺敵 經群眾撤職押解公安局

（五寨訊）小河南中隊長下貴豐，從反對土改到陰謀殺敵，經群眾撤職押解公安局。下貴豐在土改中，企圖在下貴豐的領導下，進行土改，結果被逃跑。

人 玉兒

財同

郎兄

林弟

言文

問題：「是不是寫得多的人毛病就會多了」等等。這是不恰當的。我們需要正視這個提議。

產生不真實新聞的原因，目前在我們這裏是異常複雜。首先，便是有部份「幹部」，習慣和習慣成鐵，掩蓋錯誤，不願意正視缺點。有「老老實實的說謊話的人」。進行採訪，常見這類有故事的，有不自覺的，有吳已份千反面而仔細審查，信以為實，提筆寫來，當然成功了一路不真實的新聞，再加以做採訪工作的同志，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這裏，值得反復記憶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的解釋：「實事求是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因為缺乏了實事求是的精神，使全落了真實材料，「憑主觀想像」，「憑熱情」，有意誇獎、吹牛，同時，便必然掩飾，最後，實實在在的捏造，認識真風的當面造起話來。如果虛妄，那就食浮作怪，更加可怕了。再者，有個別的寫稿態度就成問題，甚至有稍報報宣傳，以達到懸念目的。稿件來了，到了編輯手裏，有的易於審查出，有的便易漏過，共其一二，也有不慎，除疏忽之外，甚至主觀肯定，

我們嚴肅的黨報工作中，應該注意的事，嚴肅的黨報輸入腦子極不嚴肅的務，損失威信，置極大的憂慮，揭露它，是最公平不過的，不，最穩當的了。自然，不，實事求是不只可些，還多，還可能更有更嚴重的，這些都需要嚴肅的，我們是不需要懷疑的，揭發它，支配它。順之手，刻掉一個毒瘤。我們不

像國民黨的中央社，中央就是無邊說維持中，已那一黨子的生存，爲什麼他要製造假勝利消息？是因為他打不了勝仗，我軍勝利的消息要整個瓦解他的士氣。他不敢揭謊自己的邀請，如果揭謊，便等於給他自己宣佈死刑。我們只已揭謊了這些，是因為這些已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而且，有幾個是異常嚴重的，如李桂芳的報

同感看來，也不是隨便

「我們要用正確態度揭發，」通訊員、記者、編輯，以至領導新聞記者工作的同志，都要從提高政治覺悟出發，不實實新聞作關鍵，檢討和改進工作，同時大膽地繼續揭發。已經揭發出的稿子，作者、處理稿件者，更應檢討，以深入問題。克服這兩字本身就可變成勝利開的。許多讀者，不是在說這四揭發是對的麼？因報紙有揭發的進行自我批評，而報紙報紙了這只是揭發呢！真正的克服，正等清我們。」

陳良柱

——討論新聞實不對——

愧有

陳良柱 一一 檢討的川

亮，只怕和穿破衣裳的聚眾站在一塊。」這一以完全
是我從他們檢討出那些醜態醜惡的事情中推想出來的。
。該會話上就沒有個頭反骨，這還不是極空虛麼嗎？
今年一月九日，該日報一版刊出新文等，「民主
政府散發布花」一稿，當時密報中自己覺得內容很好，
登切思在神祕小報上發表，但稿中寫着名字，未便得
布花何植誠生產，因原稿上沒有寫名字，我隨便得
出個頭小三（實名叫潘發）的名字來發表了，當時思
想上認為錯一個名字沒有關係，將來小報上更正一下
就對了。

其次「通研」十四期安海同志寫「為什麼要修改
稿稿子」所給我的批評與改作意見是非常確切而中
要害，打在我的痛處，如原稿上我寫「三區王處
土地改革後，缺地少地的羣眾都得到足夠的糧食」則金
我談主要是說該村生產
節約不窮，舉了些具體
例子，但我寫時，就沒
有規矩坦率的寫情
去寫，而顯光出一套空
洞的誇耀來，這變成一
篇虛捏的報章，又如該
是事實我未考慮，分析

成青昭

我所寫的「女營傑豪李桂芳」，這次區區得揭發，我才知道她是一個「拆爛污」的女人。

談到戰役前，部隊北上，路上我伸腿「腿」，步有王盛道並帶親野戰醫院隨通休養，有一天，去了個中年婦女，我該連吳政指（叫吳玉瑞），經吳政指介紹，我才知道她是李桂芳，那時，她在王盛道政府擔任收發工作（郵政局就在盛道堡住），在談話中，桂芳提及到她過去在獄遼寧（城）和（林）浩（永河）擔任過一個時期北游擊隊長，我一聽就很驚奇，問她擔任什麼職務，來了工作崗位，她說是因戰事後來後方休養，我覺得材料可能豐富，於是第二天我就找她到收發室談話，她就談她如何帶起兄親的團和對建家室而參加革命，如何與日寇鬥爭堅持工作，一次因敵人掃蕩，她同部隊被困在大山上，沒吃的，她如何冒雨前敵，下山到村裏給大家派吃的，如何去伏擊敵人，如何訓練，戰士們如何這樣上了抗戰，日寇投降後她會同組織上要求於原工作等。這是採訪的課程，我當時沒有問李桂芳完全是想憑口述，寫作前，吳政指談她是××部（記不清了）的老婆，我覺得她不是拒絕，再起後，我將她向李桂芳問，桂芳道，我才肯出。她所說的，非並沒性將大感縮小，不違詞句太多不美是難得的。

但當真是說我因此沒有責任，我在思想上，存在很大毛病；不是老老實實當報負責，而是為了顯示自己，我發覺這樣的材料，帶着一種爭功奪利的個人想法，周上，毫不加思索，調查，深悉別人托付的條條了去，就手採訪。由於這種個人打算，缺乏誠懇的人負責任的精神，而造成了報章不負責，根據黨報的影響，這種結果，主要是我個人打算。對問題的看法處理上也有一變真的發生了以下錯誤：

（一）為了顯示自己，稿子寫好沒經過報上負責同志看（也沒這想法去想），原馬上洋洋得意的寄出去了，這是無組織觀念與無條件下張的具體表現。

（二）在這種個人打算的思想壓下，當李桂芳談時，只注意她的優點，沒從實談舉止中，發現她此其個人，是一個「拆爛污」的女人。

（三）沒多方面去調查了解，只靠主觀臆斷，認為「沒什麼了」（實際問題很多），就沒發覺報的感信，也沒有發覺報的感信同志去改組；他們不能對每一篇稿子中的事實，非作調查，也實然他們不會更困難於前監督。因此，關於「李桂芳」這篇報導，我應負更多的責任，向人民道歉。

最後，我要問一問李桂芳：你為什麼在我所出的提議中寫了你的歷史？你的思想動機如何？我受了騙，給黨報寫了不真實的報導，我應負責，但你也不能推脫責任。應公開向人民答覆以上的問題。

又「李桂芳」稿寫出來，我確曾收到報紙日報的質問，我馬上也傳問去（報紙我們領導上看過），報社未收到，大概是因郵局系統而延誤那時有隔礙明顯，特此一並聲明。



對「憂鬱磚」

故事的意見

信來者讀

對「蔓青磚」
故事的意見

編輯同志：
八月十六日刊刊登了一篇傳說性的故事——「蔓青磚」，最妙是石南山寺在光緒三年大荒年中，大和尚（老主持）暫促小和尚編草，秋天變遷旱課，錢恒收的比別人多；天旱不該掘地種蔓青，救下房子樣的難地。然後把蔓青煮熟，和雜拌在一起，打成土磚。第二年春天，很多窮苦人都餓死了，附近的羣衆就步向他討要，他就給燒熟的蔓青磚，救活好多人命。六甲老龍會上，由老年幹部白玖元講了這個故事，激動了幹部羣衆多種蔓青的情緒。

這個故事在廣荒區內，特別在堤岸種蔓青這一點上，是有用的，但這個故

和尚、寺院，即是封建時代的產物，他們不僅以宣傳封建迷信思想爲地主階級服務統治農民，而且大的寺院和廟宇还拥有大量土地，直接剝削農民；和尚和寺主，就是土地的經理人，是地主，寺地剛地要無償的分給農民，和尚和「僧尼」，參加勞動生產。這個故事告訴讀者和和尚是自己勞動的（大和尚嗎？小和尚嗎？種「香」，造香的（他教話許多））這都不符客觀事實，會使人們不自覺的去同情和尚，感謝和尚。模糊了對和尚的階級本質的認識。

以上是我的看法，是否正確，請參考。

敬禮

讀者友之

八月十七日

（讀者來：我們選登「香菩薩」這一故事時，只是考慮到對佛窟上的作用，却忽略了對故事本身的階級觀點的考慮，這是同志的意見很對。）